

中国当代作家



张平

国家干部 [下]

天网·凶犯·孤儿泪
抉择·红雪·十面埋伏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当代作家



张一
东

系列

国家干部 [下]
藏书章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干部/张平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当代作家·张平系列)

ISBN 978-7-02-007223-1

I. 国…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6308 号

责任编辑:胡玉萍

装帧设计:刘 静

责任印制:李 博

国家干部(上 下)

张 平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668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26.75 插页 6

2009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7223-1

定价 50.00 元(上、下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降,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当代文学创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相继涌现出一批生活积累丰厚、艺术准备充足、善于思考、勤于探索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深刻的社会意义和鲜明的艺术风格,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和水平。这些作家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和影响力,不断地推出新作,超越自己。

今天,社会和文学都在朝着多元化的方向行进;写作者的创作思想和表达方式、读者的需求和阅读趣味日趋多样;文学的娱乐功能受到重视;各种文学潮流兼容并包、各行其道。此时,全面系统地总结上述一批作家三十年来的创作实绩,对当代文学事业,对作家、读者和文学工作者,对当前的图书市场,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决定编辑出版这套“中国当代作家”系列丛书。丛书遴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成就突出、风格鲜

明、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对他们的作品进行全面的梳理、归纳和择取;每位作家的作品为一系列,各系列卷数不等,每卷以其中某篇作品的标题(长篇作品以书名)命名。这是一项规模较大的出版计划,我们将每年推出三至五位作家的作品系列,在五年左右的时间里完成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自序

从长篇小说《国家干部》出版到现在,已有四年之久。从那以后,我一直没有新的作品问世,当这套丛书即将出版时,不禁有恍如隔世之感。不过,近年虽然没能将新的作品奉献给读者,却一直在不断地思考、不断地揣摩。我不会放弃创作,因为我曾说过,放弃写作,就等于放弃了生命。

近四年,看了、写了、思考了太多的似乎与文学无关的东西,说了、做了、努力了太多似乎与文学无关的事情。但当这套丛书出版时,却突然觉得有那么多东西需要写,应该写,值得写。很多很多新的感触和冲动,很多很多新的认识 and 理念。同以往相比,很多很多都是截然不同的,很多很多甚至是颠覆性的。静下心来细细地一想,很多很多确实都变了。

当然也有永远不变的,那就是作家的眼光、作家的思维、作家的处事原则和做人底线。这些正是这套丛书留给我的最可宝贵的财富。

从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到现在,几乎横贯了改革开放的每个阶段,也几乎容纳了面对这些年代的所有认知和情感。

这些作品验证着我的创作方式,也体现着我写作与生命的价值。

如何评价自己,如何评价自己的作品,这其实很难。评价都是别人做的,评价自己大都言不由衷。要是非说不可,大概就是这么几点:一是在作品的社会性和艺术性的选择上,我更多地选择了社

会性；二是在普通读者和精英读者之间，我更倾向于普通读者；还有一点，我选择的一直是现实题材，近距离地直面现实，直面改革。关注现实，关注时代，这既是我的写作方式，也是我的写作立场。

收入本套丛书的这些作品曾给我带来过无数的掌声和鲜花，也给我带来几多坎坷和艰辛。

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让我深为庆幸的是，我幸运地赶上了一个数千年来中国文化人做梦都不曾想到的时代，生活在一个波澜壮阔的注定要被大写的时代。

我的确是幸运的。我的作品也一样是幸运的。

是的，这个时代有很多的疑难，对这个时代也有很多的争议。但是，只要你看看想想五千年的农牧文明和封建古国给我们留下了一堆什么样的遗产，就应该明白、应该懂得这个古国发展到今天是一个多么悲壮而惊人的奇迹。在历史长河距我们最近的短短几十年时间，这个古国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古今中外的人类历史上，已属绝无仅有。不管你持何种态度，也不管你站在何种立场，这一点谁都无法改变，谁也改变不了。

在灾难频仍、危机重重的今天，我们是幸运的，我们的古国也是幸运的。

常听人说，距离历史越远才看得越清楚。我不反对这样的说法。但问题是，不管怎样观察历史，不也一样需要细节，需要考证？当代史学家们重新审视历史时，不也正是从各种各样的历史记录中，一点一滴地去寻找证据，去归纳观点？伟大与渺小，辉煌与阴暗，不也一样需要客观，需要理性？所以说，面对这个时代，我们需要记录，需要细节，需要实据，需要真情，需要人民的共鸣，需要作家的职责和良知。

还听人说，文学创作应该瞄准永恒的题材，应该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只有这样，作品才有可能流传后世。我同样也不反对这样的观点。问题是，当所有的作家都想让自己的作品流传后世，都

想让自己的题材远离现实,那是否符合我们的国情?对一个作家来说,跌宕起伏,精彩纷呈,惊天地、泣鬼神的当代现实,就这样远远地离开,让没有亲历过的后辈作家们去描写,去想象,这样做是不是太超脱、太不负责任了?假如所有的作家都想让自己的作品留给后辈人阅读,那我们后辈的阅读负担是不是太重了?一个在当代没有任何影响的作品,在后世突然洛阳纸贵、成为经典的可能性有多大?几乎让所有作家推崇的《红楼梦》,在曹雪芹所处的时代就没有影响吗?没有影响又如何会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下来?

一个社会,需要流传千古的作品,也同样需要与社会同步的作品。想想赵树理、马烽那一代作家,他们作品的读者也许会越来越少,但他们对同时代读者的贡献谁也无法替代。作为一个作家,能活在同时代读者的心里,也算可以了。

有人说,每一个时代产生的伟大作家,都一定代表着那个时代的良知,都一定会给那个时代的人民带来过欢乐,带来过希望和信心。我更赞同这样的观点。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作家能为这个时代带来欢乐,带来希望和信心。

我同样希望自己这套丛书以及今后的作品,都能给这个时代留下一些记录,给这个时代的读者带来一些欢乐,带来希望和信心。

张 平

2009年4月

国家干部(代序)

干部,为外来谐音词。最先源于法国,法文为 CADRE。意为框架、军官、高级管理人员等。后来作为军队官员、社会团体和企事业首脑等含义,逐步为许多国家所通用。中国使用的“干部”一词,则源于日本。“干部”一词,其概念的外延和内涵在各国并不一致。在中国,“干部”一词最早沿用,便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广泛应用了“干部”一词及其概念和含义。其狭义是指党的骨干和指挥人员;广义则指为党从事政治、文化、经济活动等方面的工作人员和军队排以上的军政人员。中国共产党获取政权以后,继续沿用、强化和扩大了这一历史概念,在国家公职人员不断发展分化的过程中,干部的范围越来越广。各级各类领导人员、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的一般公务人员、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以及记者、编辑、教师、医生、警察、法官、税务员、工商人员、银行职员、文艺工作者等等均属于干部范围。也就是说,只有这些人才真正具有干部身份。再后来,还出现了以工代干、以农代干等普遍的社会现象,甚至于出现了干部门卫、干部司机、干部厨师等怪异现象,成为中国现实社会中的一大奇特现象。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左右,更是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致使生活在中国的公民,不论是工人农民还是学生军人,没有一个人不向往着能成为一名正式国家干部。中国的干部体制自然而然地促成了一

种干部文化,在这种干部文化里,也就势必使得中国的干部队伍越来越膨大,也势必使人们对于干部身份的向往越来越强烈……

在毛泽东的五卷著作里,使用最多的词汇也是“干部”。

干部的种类有很多很多,如党政干部、行政干部、领导干部、省部级干部、厅局级干部、县处级干部、科级干部,机关干部、事业干部、党外干部、厂矿干部、农村干部、乡镇企业干部等等。在这些干部里头,有些具备真正的干部身份,有些则并不具备真正的干部身份。

在中国社会中,真正的、名符其实的干部其实只是这样一批人:具备干部身份,担任领导职务,从事领导工作的党政机关负责人员。只有他们才真正称得上是国家干部。

这里并没有任何歧视其他干部的意思,因为只要你想成为一名真正的领导干部,就必得具备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你首先得具有干部身份。而只有当你具有干部身份时,才会具有真正的领导干部的候选资格。具有干部身份的人并不等于就是领导,而领导则必须具有干部身份。所以在当今中国,干部并不等于就是政府官员,唯有具备领导身份的国家干部才能称得上是政府官员。

共产党员身份和干部身份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党员并不等于就是干部,但党政干部和行政干部,绝大多数肯定都是党员,尤其是党政干部中的一把手和其他单位部门的主要领导干部,都必然是党员。

中国当今所有的领导干部,绝大部分都是从具有干部身份的共产党员里提拔起来的……

据报载,截至二〇〇三年,中国的干部人数已有数千万之众。在如此庞大的一个领导干部的候选队伍里,容纳了中国绝

大多数的精英分子和优秀人才。当然，在这样的一个团体里，也一样会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在战争年代或国家的特殊时期里，精英和人才会很快、很容易地显现出来。但在平稳时期，数不清的磐磐英才却常常得同庸才与小人，甚至得同腐败分子在一起苦受煎熬。他们同是政治的产物，然而他们中间的不少人并不真正了解政治，以至于有些人常常在拒绝和瓦解着政治，以至于常常在政治的巨轮之下粉身碎骨。

国内和国外的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干部队伍缺少应有的监督，因此就容易产生动荡、昏乱和腐败。这些人大概还不真正熟悉和了解中国的政治。中国的干部队伍也一样有对它自身的监督和制约机制，所不同的是，这种监督和制约机制不只是来自于外部而且还来自于其内部，有时还会来自于不同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经济环境等所产生的各种团体和派系相互之间的监督、竞争和斗争。对此也就产生并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各种各样的由来已久的尺度和准则：“文死谏，武死战”，“不事二主，不做贰臣”，“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县官不如现管”，“一朝天子一朝臣”，“窝里斗”，“顶头上司惹不得”，“官大一级压死人”，“清官”、“贪官”、“昏官”、“极左分子”、“中间派”、“右派”、“改革派”、“少壮派”、“实权派”、“强硬派”、“温和派”、“保守势力”、“腐败分子”、“既得利益群体”等等。在当今中国这样一个具有特殊国情的政治环境中，当一个领导干部非常清明和廉洁时，他手下的这个干部群体就会变得井然有序、欣欣向荣；反之，当一个领导干部变得十分昏庸和腐化时，他所管辖的这块地方就会民怨沸腾、冤狱丛生……

干部，已经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个特有的专有名词。即使是那些并不真正具有干部实质而只是具有干部称谓

的人,为了显示自己的诚信和尊严,也常常会在众人面前摆出自己最具说服力的身份:“还用说吗,怎么着咱也是个国家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曾大大小小、断断续续进行过无数次整风和运动,而每次整风和运动的实质,其实都是对干部进行整顿,也就是对那些具有真正领导身份的干部进行整顿。所谓的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究其底里都是一次次大规模的干部整顿运动……

改革开放以来,干部一词的内涵也在渐渐发生着变化,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国家公务员称谓的引用和出现,现在似乎在人们意识中已经形成这样一种定式,只有成为国家公务员的人,才能算是真正的干部。

但不管怎么样,一旦你在党政机关占据一个位置,那么在老百姓眼里,你自然就是一个领导干部,一个国家干部……

国外的人大概很难听懂这样的话,这种话唯有中国人才会一听就明白。

二十三

夏中民一行人赶到沥水镇时，十二点刚过。

到沥水镇党委办公楼前时，所有的人都愣住了。

尽管雨水仍在哗哗地下着，但镇政府办公楼前偌大的广场上，足有五六千村民静静地站在雨地里！

原定的是同四十多个村民代表对话，谁也没想到居然来了五六千村民！他们同代表们一起来到了镇政府，等待着这场对话。他们要在最快的时间内得到最真实的消息！

他们似乎迫不及待地期待着，盼望着夏中民给他们带来市委市政府的承诺！

夏中民没有想到，所有的人似乎也没有想到。

知道真实情况的人大概有一个，那就是区委书记马运乾，但马运乾没来。马运乾知道了夏中民将要被调走的消息，所以他也就分外轻松地把这场在他看来并没有实际意义的对话扔在了另一边！马运乾当然也清楚这是一场艰难的对话，如果他要是现场，许多问题肯定也根本无法回答。所以他作出了选择，说不定还得到了某些人的首肯，既然夏中民已经是要调走的人了，只要他这个区委书记不在现场，那么这场对话所有的承诺，包括所产生的结果自然都是空的，全都等于零！

马运乾怎么会知道这个消息的？

夏中民突然想到了汪思继，甚至还想到了于阳泰。难怪于阳

泰今天对他竟会是这样的一个态度！

他们肯定都在暗暗地庆贺，都在一分钟一分钟地期盼着他早点离开嵊江！

他再次想起了马运乾当时对他的那种表情。

你尽管怒火中烧，义愤填膺，但他根本就不理你的茬，根本就不必要再搭理你，他甚至根本都没感觉到你在生气！

也难怪他会有那种表情。犯不着，也根本没那必要。

只有老百姓还在这里默默地等着他，即使是在这么大的雨天里，也仍然在期盼着他的到来！

他再次想到了自己的去留。

他能走吗？他能这样悄无声息地离开这些老百姓吗？

华中崇说了，哪儿不是工作，眼光要放远大一些，莫非你想在嵊江干一辈子。

话是可以这么说，虽然都是工作，都是在为老百姓干事，但有感情和没感情，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不，就这一刹那，他再次作出了决定。他绝不走！

绝不！

村民自动闪开了一条路，夏中民慢慢地雨中的人群里穿行。

看着眼前这些带着草帽，打着雨伞，披着雨衣的农民，他默默地思考着自己应该做些什么，或者说点什么。

沥水镇夏中民曾来过无数次，这里的每一个村庄他都来过。他来嵊江以前，就决心把嵊江每个角角落落都要跑到。在一个县市当领导干部，对基层的情况如果不了解，对下面方方面面的问题不烂熟于心，你又如何有发言权，又如何制定公共政策？这几年，在有关嵊江基层建设一系列大的决策的制定中，尽管自己不分管农业，但对一些涉及三农问题的研讨和解决中，他曾同刘石贝有过多次交锋。人们都说刘石贝是个老嵊江，万事通。刘石贝在嵊江

干了几十年,对嵊江的每一个乡镇,每一个部门,几乎没有他不熟悉,没有他没去过的地方。然而之所以在每次大的争论和大的决策的制定中,刘石贝最终都被夏中民说服,或者最终都以夏中民拿出的意见和建议为主,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对基层的现状和问题夏中民要比刘石贝更了解,更熟悉。夏中民拿出的数据和资料,要有力得多,真实可靠得多。事实上也确是如此,十年前的村镇和五年前三年前的村镇,肯定有很大的不同。基层的变化太大了,问题太多了,情况也太复杂了,即使是一年前两年前的基层,同眼下的状况也有着不可同日而语的差异。五年前三年前去过的地方,和刚刚去过的地方在感觉上肯定也会有很大的区别。什么是权威和说服力?权威和说服力其实就是看你掌握的数据和资料是否更真实更可靠,时间是否更短更近。事后连刘石贝也对下边的一些干部常说,对夏中民,你们好好看看,好好想想,平时说人家这不是,那不对,好像全是你们对!但到了关键时候,就像耗子咬猫,一百个也不顶人家一个!

然而,这两年,特别是当了常务副市长这半年多来,夏中民下来的时间毕竟少多了,尤其是下到最基层和当地的老百姓了解情况的机会少多了。但即使这样,他还是跑了很多乡镇,很多村庄。

不管是什么时候,也不管来到什么地方,面对着老百姓,他多多少少总能叫出几个名字来。一个当领导的,能记住下面一个普通百姓的名字,对这些普通百姓来说,那会是多大的一份安慰和激励,那会比你发一百个文件,喊一千遍口号都更有力,更有效果,更有号召力。

眼前的这一片面孔有些真的很熟悉,或者似曾熟悉,但他突然觉得很惭愧,有些真的记不起来了。这次下来得也太突然了,太紧张了。还来不及让他有回忆有回想的空暇和时间。

就这个沥水镇,年初他不是还来过这里吗?

在沥水镇的大棚蔬菜试点,他不是一家一户地转了好几个村

子！

在沥水镇他亲自倡导的免耕栽种法，不是已经从几家几户推广到十几个村民小组，从原来的三百亩推广到现在的五万亩了吗？

沥水镇农民医疗保险制度的制定，他不是跟这里的村民代表座谈过很多次吗？

……

这是怎么了，这些熟悉的面孔，他怎么连一个也叫不出名字了？

……一个干瘦干瘦的中年人，啊，想起来了！这不是李黑娃吗？是他，就是他！李黑娃！沥水镇辛咀村的农民。他是沥水镇最先富起来的农户之一。他家率先承包了辛咀村的一条荒沟，用了将近十二年的时间，把这条荒沟治理成了一条远近闻名的小流域。这个小流域出产的栗子和蟠桃，山药和芋头，在这一带市场供不应求。还有他圈养的牛羊，按时间差种出来的粮食蔬菜，每年差不多会给他带来几万元的收益。然而他一家人做梦也没想到的是，刚刚受益，欠债还没还清，村镇领导突然要同他重新签约，要把原来签订的三十年合同作废。他一家人四处上访，却被镇派出所拘留了好几次，闹得几乎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他听到这个消息后，亲自下来，经过认真查实，坚决制止了村干部这一恶劣的违法行为并严肃处理了一个副镇长，就地免职。紧接着他还专门为此召开了一个现场会，以此为例，强调农民的合法权益绝不能侵犯。三十年土地承包期决不能随意变更，过去村集体同农民签订的合同一律不准废除！李黑娃一家辛辛苦苦借钱贷款投资十二年，包括全家的积蓄和披星戴月的劳作，全都押在了一条荒沟上，刚刚得益，就想撕毁合同，逼迫人家重新签约，这样做第一违反政策，第二违反法律！对这种明火执仗劫掠民财的恶劣行为就是要坚决打击和抵制，对勤劳致富村民的合法权益就是要予以大力维护和扶持！老百姓不答应的事，党和政府更不会答应！

此后虽然仍有波折，仍有阻力，但李黑娃的问题最终还是解决了。

几个月后的一天，李黑娃带着他八十多岁的爹、七十多岁的娘，还有老婆孩子，带了满满一大筐上好的蟠桃，专程来嵊江看望夏中民，一进了夏中民的办公室，一家人齐刷刷地跪倒了……

夏中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那个八十岁的老人扶了起来，泣不成声的老人把额头都磕肿了……

那一天，夏中民的泪水也好几次忍不住地往外涌，因为他知道，李黑娃的爹，曾是当年的支前模范，曾当过贫协主任、多年的生产队长，还是一个有着五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

老人的党龄比自己的年龄还要大十几岁！

就是这样的一个老人，竟然跪倒在一个几乎可以做他孙儿的共产党的副书记面前！

每每想起这一情景，就让他的心像揪住了一样疼痛！

……………

李黑娃默默地看着他，他赶紧把手伸了过去。“老李呀，怎么你也来啦？”

李黑娃顿时泪水如注。“夏书记，大伙等了你好多天啦，没办法呀！日子真的过不下去啦……”

夏中民再次感到吃惊：“你的那条沟呢？不是还承包着吗？”

李黑娃为了夏中民说话更方便一些，已经把草帽摘了下来，脸上分不清雨水还是泪水。“……沟还在，可是税费都增加啦。过去按十几亩地算，现在按几十亩地算。过去一亩地百十块钱，现在税费加在一起两百多块。按这个算下来，就是最好的年景，我也得贴几万块呀。夏书记，这日子真没法过了呀……”

夏中民怔在那里，良久无言以对。如果连李黑娃这样的农家也没法过了，别的农家更是可想而知！

李黑娃两眼一眨不眨地直直地盯着眼前的夏中民：“夏书记，